

我認識的唯一的一個香港人

這個香港人，指的是故友 Jack Lowcock (1937-2002)。我曾在一首輓詩里把他的名字譯作陸覺。初意是音譯為綠覺，湊成“一綠三黃返太清”，但感到有點做作，因而避用。

“香港人”一詞，是取自他的一位同事寫的悼文 *A Tribute by Dr Douglas Ker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我也覺得這個稱謂，對陸覺兄來說很恰當，雖然很難界定：他出生在香港，有雙重母語，英語，粵語（但不含書面語，就漢字來說，他是文盲）；在知識層面上，他的修養，主要是西歐方面的，但在生活層面上，卻有很濃厚的中國人情味（這就大異於其他不多不少帶點殖民地味的英國人）。

總的來說，“香港人”是指陸覺兄的“生於斯，獻身於斯”的人生態度。他的根，就在香港，他不用去尋那遠在英倫的老根。只有一趟，當我問起他姓氏的來歷時，他告訴我，Lowcock 字首的 Low-，可能是 Love-的音變。

我在英文系“掛單”的那時期，他是跟我較談得來的同事。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興趣：他要搞戲劇排練，我則在嘗試編寫劇本。不謀而合，常常很容易找到話題。

有一天，我向他講起老舍的短篇小說《斷魂槍》，他很感興趣。《斷魂槍》裡描述神槍沙子龍的弟子，在廟會上賣藝那些情節，很容易教他聯想到九龍油麻地空曠地那裡走江湖的買藥師傅。他提議我們合作翻譯《斷魂槍》，然後再把它改編成舞台劇本。我先逐句口譯，他按我的意思寫下來，一言為定！

我前幾天，在整理四十年前的舊檔案時，發現了我們合譯的草稿，他那密密麻麻的小字，寫滿了八張B4（比A4稍長）的稿紙，在圖片上，很難看的清楚（見附圖）。我把開頭幾行打印出來：

The Soul Shattering Spear by Lao She 斷魂槍 作者：老舍
translated by Yau Shun-chiu & Jack Lowcock, 1966

Sha Zilong's Security service protective/protection agency had already been changed into an inn.

沙子龍的鑣局已改成客棧。

可惜還沒全部譯好，只翻譯到這一段：

In his heart, Wang Sansheng felt unfairly begrudge but dared not show it; he had to stir up (arouse) his master; “Master, there is an old man named Sun waiting for you outside the door; he has dropped my spear, the spear, twice!” He knew that how much weight the word “spear” carried in his master's mind. He didn't wait for order, he hurriedly ran out.

王三勝心中不平，但是不敢發作；他得激動老師：“姓孫的一個老頭兒，門外等著老師呢；把我的槍，槍，打掉了兩次！”他知道“槍”字在老師心中有多大分量。沒等吩咐，他慌忙跑出去。

我們倆為什麼差幾段沒把全文翻譯完呢？我想那時候，我已快要啓程赴法，那麼只好暫時擱下，來日方長嘛！

我記得，我走前，把兩個過農曆新年擺設用的水仙花盆，和幾本用羊皮裝幀的，十九世紀出版的英國書籍送給他。後來他告訴我，那幾本書賣給了系裡的同事 Mrs Mary Visick，得了港幣 2000，撥給他

的 drama lab 使用。那兩個水仙花盆，成了他的“古董煙缸”，放在他的辦公桌上，我相信上過他的課的學生，都會看到。

自後，他還幫忙我翻譯詩集《顫弦》，那是1990年間，因內容關係，出版時，我不便明目對他鳴謝。那時候，我的心情，已無暇想及把《斷魂槍》譯完了。

陸覺兄晚年很不小心，被人拖進感情的羅網去，卒致妻離子散，終日流離港大的酒吧。有一次，我剛到港大訪問，在酒吧裡碰見他，時已入黑，他還醉醺醺地坐在酒吧前。我示意服務員，不要再給他添酒。他大發脾氣罵我，說我沒權管他！寫到這裡，想起當日情景，心裡仍很難過。